

毛岸英

金振林

L2677

研究所

AN
YING

毛 岸 英

金 振 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何公心
封面装帧 王申生

毛岸英

金振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省诸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9,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3074·558 定价(五) 0.38元

序 言

毛岸英，是一个光辉的、响亮的名字！

《毛岸英》，就是纪录、描叙这位革命烈士的一篇报告文学，也是对广大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册好书。

我欣然有先读一遍的机会，在欣赏阅读之后，感到的不是“先读为快”，而是“先读受教”。虽然如此，从我来说，对“报告文学”是个“门外汉”，不仅毫无研究，读得也少，如果要我写几句“读后感”式的话来作为“序言”，那写出来的也只是门外汉的话，此中难以掇拾“愚者一得”之见的吧。

首先，报告文学要有真实性。这一种文学作品，既然是报告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情况，让读者能正确地认识，深入地理解，当然不容许搀加水分，更不应该虚构变样，否则读者就难以从作品中明察真相了。这既不是作家创作的意图，也不会是读者阅读的愿望。所以要求报告文学具备必须具备的真实性，看来是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它若不是“真人真事”，也就和“艺术虚构”的小说没有界限了。

作家要求在他的报告文学中具备真实性，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思想，更不是一句空话，乃是要求作家在进入创作过程以前，先要有一番艰苦的艺术劳动，付出扎扎实实的生活实践的代价的。

《毛岸英》的作者所以能把这篇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写得真实感人，是和他能行万里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京沪、汉粤、

晋陕，作事无大小都详加调查研究，积累素材的准备工作分不开的。要不是有烈士的亲属和战友的回忆、诉说，作品中哪来如许亲切真挚的细节，引人卒读，书不忍释？

不论哪个读者，一打开这书，映入眼帘的是《板仓三年》，接着是《跟妈妈一起坐牢》，就在这两个章节里，描叙的是处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里的那革命家庭的夫妇之情、亲子之爱的一些场景，散发着浓重的、温暖的生活气息，似诗似画，特别是曾经生活在当年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到今天已经是中年以上的老年读者，更加能够领会而深深地有所触动，有所感受。我就可以大胆地当一名刚及格的见证人。

在这儿，我敢于这么说，报告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真实性，这是属于原则性的问题，离开了原则，那就“非驴非马”了。

其次，报告文学又必须具备文学性。顾名思义，既然是文学作品，当然应有艺术的因素，不然的话，将等同于一般性的新闻报道，呆板，干巴，索然无味，最显而易见的是会损失了阅读兴趣，从而削弱了文学作品的战斗力量。

《毛岸英》全篇分写十八个章节，不只作了有系统的报告，也还作了文艺的结构和布局，因此章节与章节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全篇如同一串闪光的珠子。读者把书一拿上手，恍如中了魔似的，非一口气读完不可，这完全归功于作品加强了文学性，因而艺术感染力起了作用。谓予不信，请一试读。

至于这篇报告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写来有血有肉，非常丰满，也非常鲜明生动，因为“出类拔萃”于革命斗争生活之中，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同寻常，不同凡响。正如“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啊！

此外，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语言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要

求作品写得生动、精采、有味，甚至于写出风格来，确非借重语言不可。所以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在《毛岸英》中，读者可以接触到既有美好的文学语言，又有活泼的生活语言，特别是烈士在儿童时代和他的双亲、胞弟之间，以及对他的亲友和敌人面前的对话，如实地使用他的口语，大大地增强了人物的形象，生活的气息，作品的真实性和文学性，是值得赞赏的……

我以时间的短促，更限于自己的文学修养和能力水平，在阅读了这篇报告文学《毛岸英》后，心情激动不已，不能无言，但又写不出什么高论，愧对作者，恳请原谅。但愿我这些极不成熟而又主观片面的话，无损于这篇报告文学的好作品，也就安了心了。

陈伯吹

1980年建军节，于湘南衡山。

目 录

序言	陈伯吹
板仓三年.....	1
跟妈妈一起坐牢.....	10
回到党的怀抱.....	22
一本学生字典.....	33
岸龙病危.....	38
党在召唤.....	44
幸福的儿童之家.....	56
周伯伯来到儿童院.....	61
知识的海洋.....	70
一切为了前线.....	77
投笔从戎.....	83
劳动大学.....	93
走向生活.....	103
天翻地覆郝家坡.....	112
土地和种子.....	118
解放区的天.....	131
告别.....	141
在彭德怀司令部里.....	148
后记	158

板 仓 三 年

一九二七年八月。长沙。街头上仍滞留着“马日事变”^①的残迹。八角亭、南门口一带最繁华的绸布庄、洋货店，一到太阳傍西，便关门闭市；小吴门、浏阳门这几座城门要塞，更是早早地关上了铁门，用重兵把守着，不准老百姓接近。每天早上，城里的老百姓总听得见凄厉的号角声，总看得见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一群瘦骨嶙峋的囚犯，沿着石板路，赶到浏阳门外的荒郊杀人场去枪决。长沙的八月，本来是一年内最酷热的季节。往年，穷苦的市民百姓，一到夜晚在路边仰天而躺，无力地拍打着蒲扇，一直睡到第二日的清晨。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八月，即使热到摄氏四十度，人们也不敢在街头露宿，而是蜷缩在低矮的棚屋内，忍受着热浪的袭击，窃窃私议着浏阳门外新近又杀了几个共产党，湘江里飘来几具女尸……

这天下午，从长沙北站开出一列火车，怒吼一声，向北方徐徐驶去。

这列火车的前几节车厢，是装人的，后边拖着几节货车，象一条长龙，在湘北平原上奔驰；两边青翠的树林、高耸的电杆，向后边退去，退去。

这时，在前边客车厢里，靠窗口坐着一位商人打扮的青年，看样子三十四、五岁。他伟岸英俊，气宇轩昂，宽阔的前额

^① 马日事变——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即马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近代史上称为“马日事变”。

闪闪发亮，只在眉宇间时时隐现着川字纹，表示着他的忧郁、沉思、冥想。他头戴浅灰色博士帽，身穿白府绸长褂，有时把博士帽取在左手里，当扇子般扇着风；有时，看见黑衣警察走进车厢，就把博士帽戴在头上，帽沿直压到眉毛上，把脸侧向窗外……

列车驶进一个小车站。年轻人看看手表，提着小草篮下车。他出得车站，便由一个青年农民打扮的地下交通员领路，迳直朝东边的大路走去。

走出小站四五里外，在寂静的茶树林间穿行时，那个青年农民亲切地问：“润之先生，路上不好走吧？”

“是啊，何键^①这家伙卡得死，我是在过五关斩六将呵！”被称为润之先生的毛泽东同志，显得轻松地说，“到处看到通缉我的布告哩。”

半夜时分，这两个人踏着星光，在狗吠声中走进名叫板仓的小村子。毛泽东同志跟地下交通员约好了第二天启程的时间，便从长满茶籽树的山坡小路上，插到他岳父杨昌济的宅院——板仓杨宅。

“润之，这么晚了，你怎么回来的呀！”毛泽东同志的爱妻杨开慧，喜出望外地开门迎他进屋，接着把她妈妈杨老太太和保母孙嫂唤起，忙着给泽东沏茶、煮饭……

毛泽东同志把秘密收藏在衣袋里的党中央关于进行秋收暴动的决议，以及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由毛泽东同志去江西安源和湖南平江、浏阳、醴陵等地领导秋收起义的决议，给开慧看。开慧默念着，她那文静深沉的面庞上，显露着胜利将临的喜悦。

① 何键——湖南反动军阀，曾任伪军长和湖南省主席，马日事变的罪魁。

“住几天呀？”开慧轻轻地舞着蒲扇，为汗流浹背的毛泽东同志扇风解凉，同时用双眸上下打量着心爱的人，自言自语地说，“离开才半个月，看你瘦了好多啊！”

泽东怕她难过，没有告诉她天亮前就要离开板仓，而是把话题引到三个孩子身上。他接过开慧手中的蒲扇，在五岁的大儿子岸英、四岁的老二岸青和那个光着屁股的出世不到半年的满伢子岸龙身上扇着风，赶着花翅膀长脚蚊子。一只蚊子叮在岸龙屁股上，泽东随手一拍，岸龙惊醒了，哇哇地哭起来。接着，岸英、岸青都从竹床上爬起身，高喊着：

“爸爸！爸爸！你回来啦！”

泽东一手搂着一个，嘻笑着，爱抚着。

岸英机灵地接过爸爸手中的大蒲扇，两只手抓着，对着爸爸扇风，口里还数着：“一、二、……”

“岸英，离开爸爸以后，没有吵事吧？学了几个字呀？”

岸青抢着话题，念起来：“我懂我懂，‘大羊跑，小羊跑，大羊跑上桥，黑狗跑来咬，大羊用角顶，黑狗跌下桥’……哈哈哈哈哈。”

满屋子充彻着天伦的欢笑，尤其泽东笑得最甜最响。

“我会唱，”岸英天真地说着，随即唱了起来：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除军阀，除军阀，

……………”

孙嫂给泽东端来一碗米粉，一碟子红辣椒，随即把岸英、岸青领到杨老太太房里：“好孩子，快睡吧，鸡叫三更啦！”

岸英恳求道：

“爸爸，你再不要走啦，明天教我写毛笔字啊！”

爸爸点头微笑，向岸英噉一噉嘴，岸英把两只小拇指放在嘴边，两只食指扒着眼皮，装着老虎样吼了一声：“啊——……唔……”

爸爸妈妈都会心地笑了。

泽东从开慧怀里接过岸英，跟开慧拉着家常：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岸英都五岁了。”

开慧没有作声，微微地点了点头，思绪万千。

一九二一年，她嫁给了久已仰慕的泽东——她父亲杨怀中（昌济）教授的得意门生。那时候，他们这对新婚夫妇住在小吴门外的清水塘。第二年十月，开慧身怀头胎，已经足月了，却迟迟不得分娩。那些日子，毛泽东同志正领导着长沙泥木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他把成千上万的泥木工人组织得井井有条，到督军府找反动头子说理斗争，成天忙得顾不上吃饭，回到家里也挺晚，开慧虽不愿打扰他，只是生头一胎，未免有些紧张发愁。

泽东说：“你成天坐在屋里总不好。明天找个伴，到对河岳麓山那边转转，或许生得快一些哩。”

平素不爱活动的开慧微笑着点点头，第二天便按照泽东的意见，到河西岳麓山下走动走动。果然，第三天，十月二十四日，孩子生了下来，毛泽东同志看着他那个心爱的又白又胖的头生子，喜欢极了。正巧，那天又是泥木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的日子，真是双喜临门。

“就叫他岸英吧！”泽东亲自给孩子起了个极好听而不俗气的名字。

岸英诞生在大革命洪流中；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时冲击着这个小小的十分美满的家庭。从小，岸英的足迹也随着父

母而奔波：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到了上海；一九二五年二月，回到故乡韶山时，已会走路。在故乡，开慧经常抱着两岁的岸青，在堂屋里跟一些农民朋友打木牌游戏，用打牌来掩护革命活动。不久，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同志，泽东亡命广州，举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慧和两个孩子又辗转来到泽东身边，替泽东分担革命重任。之后，随着革命的需要，到长沙，到武汉，直到前不久，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开完“八·七”紧急会议，才秘密地把开慧、孙嫂和岸英三兄弟送到他岳家——板仓杨宅。

“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泽东想到这里，十分感慨地说。

开慧没有多少话讲。她是个内向的人，持重而又深沉。她拿出针线，把泽东那件被树枝划破了的长褂缝了几针，便爽朗地说：

“你放心去吧！家里纵有千难万险，我也不会松肩的。”

泽东为有这样贤慧、善良、沉毅、勇敢的妻子而自豪，他放心地点点头：

“不过，敌人越来越残忍，铲共义勇队活动很猖狂，你要多加小心，平时要隐蔽好，孩子……”

不等他说完，开慧旷达地说：

“即便我遭殃，孩子也不会吃苦的。”

“冬！冬！冬！”

后门有人敲了三下，那是地下交通员来接泽东上路了。

泽东默默地跟开慧相视片刻，随即走到老太太房里，恋恋不舍地看着熟睡了了的岸英、岸青。

泽东把开慧手中提的桐子油灯接过来，照着岸英的脸，看



着，看着，突然，一颗珍珠大小的泪滴，从岸英眼角滚了下来。爸爸用温厚的大手，轻轻地把泪珠抹掉，……显然，岸英这懂事的孩子并没睡着。

后门响了，泽东跟开慧无声地扬扬手，开慧咬着下唇，慌乱地从碗柜里取出几个煮熟的鸡蛋，塞在泽东手里。泽东深情地望她一眼，轻轻地把后门带上。

泽东走上了山路。他肩负党的使命，从这里走向湘东赣西，领导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

泽东从山路上一次又一次地回首望。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板仓，跟他心爱的夫人杨开慧同志告别，此后他俩再也没能见上面。

当后门吱呀响了一声，假装睡着的岸英，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光着脚从竹床上跳下来，奔到后门口，望着远去的爸爸，哭喊着：“爸爸，爸爸，你不要走！”

妈妈捂着他的小嘴巴，怜爱地说：“岸英，轻一点呀，爸爸过几天就会回来的。”她把岸英搂在怀里，安慰说：

“你是爸爸的好伢子，爸爸不喜欢流眼泪的伢子，你要听话。”

这一说，岸英真的忍住了眼泪，紧紧地抱住了妈妈。

从此，开慧就担当起妈妈和教师的重任。

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曾经留学国外，在长沙第一师范给毛泽东同志上过课，后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是当时有名的教授。开慧从小受父亲的教育熏陶，颇有学识，能写一笔潇洒苍劲的毛笔字。岸英五岁就开始学习。妈妈不但教他念字、默写，还教他练习写毛笔字。先仿照柳公权的帖临摹，渐渐地，要他每天只写两个字，每个字要写三十遍。岸英写好了，妈

妈替他活动活动手指和腕关节，然后，用红笔在写得好的大字旁边，画一个圆圈。岸英兴奋地说：

“妈妈让我吃红蛋了。”

板仓在长沙东乡一百二十里，东北跟平江县搭界，西北靠湘阴县。这块土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马日事变”后，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不少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是，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地下的革命烈火仍然燃烧着。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平江农民义勇军响应党的号召举行了起义。九月二十日，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独立五师的彭德怀、黄公略举行了有名的平江起义。在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板仓一带的武装斗争，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也积极开展起来。

岸英常常跟着妈妈走亲访友。妈妈跟一些农民伯伯、婶婶商量事情，他就机警地在门外放哨。他知道妈妈干的事，就是爸爸临走时交待的，是替穷人办好事。

村里有个土豪不老实，专门欺压穷苦农民，暗地里还跟清泰乡铲共义勇队通消息。农民自卫军为了教训他一下，就在开慧的策划下，带着一队人马，每个人都在脸上抹了锅灰，黑不溜秋的，土豪见了也认不得是谁。半夜三更，正当土豪还在睡梦之中，农民自卫军包围了土豪的大院，一拥而上，冲进大门，一个青年农民对空开了一枪，那个胖子土豪吓得半死，慌忙爬上楼梯，登上屋顶，手里敲着一面铜锣，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呼救：

“来人哪！救命哪！游击队来啦！”

虽然没有打死土豪，可是，警告了他一下，后来他不敢呆

在乡下，逃到城里去住了，农民自卫军第一次行动就取得了胜利。

那晚，岸英瞌睡也跑了，跟着妈妈，站在后面的棉花山顶上看热闹。当那个平时耀武扬威的土豪在屋顶鸣锣呼救时，岸英拍着手，快活地对妈妈说：

“土豪害怕了，土豪害怕了。”

接着，妈妈和岸英又唱起了：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除军阀，除军阀，

……”

七岁那年，岸英进了附近的杨公庙小学。由于妈妈的教育，岸英在班上，不但学习成绩好，品行也很端正，老师和同学都愿意跟他接近，爱护他，喜欢他。

岸英放了学，把功课做完，便捡起砍柴刀，领着岸青跟孩子们一起，光着脚到山里去捡柴禾。有时候，也爬到树上掏喜鹊窝，下到塘里捉泥鳅，搞得全身象个泥猴子，每次送回去半小桶活蹦乱跳的泥鳅，他总要念叨几句：

“爸爸最喜欢吃泥鳅，妈妈，我们不吃，把它晒干薰黄，等爸爸回来再吃……”

听了儿子这样贴心的话，开慧心里多么恬畅啊！

岸英在板仓三年，和妈妈、弟弟形影不离。他象山村里的茁壮的树苗，一天一天长大了。

一九三〇年十月，岸英正好八岁，他已长成一个山里野伢子了，懂事了。

然而，暴风雨终于来临，板仓杨宅受到一次空前未有的洗劫。

跟妈妈一起坐牢

八岁的岸英，聪明伶俐，在板仓乡里，跟穷孩子们玩得很好。放学回家，妈妈总是把他和岸青搂在怀里，问他：“今天老师教了那几个字？什么意思呀？”

岸英一笔一划地写在石板上，妈妈帮他纠正笔划，在字旁加圈圈。岸英学习很专心，很自觉，用不着妈妈时刻在耳旁催促。有时妈妈不在家，他总是先把功课做好了，再出去砍柴、做游戏。

在妈妈辅导下，岸英的毛笔草书也写得很流利。他常常仰起小脸对妈妈说：

“妈妈，我把毛笔字练好了，就给爸爸写信，你说好不好？”

妈妈凝视着跟泽东十分相像的岸英的面庞，想起远在崇山峻岭打敌人的毛泽东同志，心中漾起一股暖流。她亲着岸英的小脸蛋微笑着说：

“好好，岸英真是妈妈的好儿子，等你长大了，要象爸爸一样，为穷人打天下。”岸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把小拳头捏得紧紧的。

岸英从小对爸爸有着特殊的感情。爸爸对他们很钟爱，可是，并不娇惯，有时还故意放纵他们，锻炼他们的身体和勇敢精神。在大雨滂沱的炎夏，岸英、岸青光着膀子，在堂屋前的空坪上嬉戏、追逐，让大雨淋得全身透湿，爸妈在屋檐下欣赏着孩子的欢乐，并不加以制止。因为，儿时经受淋浴，这也